

書叢本基學國

乘 筆 氏 焦

續 正

輯 竑 焦

行發館書印務商

焦氏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仲脩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鄭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爲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繇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爲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爲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爲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但終非眞。

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于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朱子曰女與何也孰意欲其自反也乃曰爾也。幸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憤憤耳故夫子曰賜如也。言其心之未平也。子貢曰然則賜也何足貴乎。朱子曰是尙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嘆其言可謂好學矣。若無

世嘗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
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案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譌也。後漢書。申屠嘉。字季平。河內。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爲棠。則申根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雙伯。又封申振魯。

伯宋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根卽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體。亦作𣎵。𣎵亦作𣎵。𣎵亦作𣎵。六字並音鎗。皆諸聲字也。振亦音根。本作穀。亦諸聲字。可見棠亦音根。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謬也。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闕趾之應。故誤以騶虞爲獸。因擬之爲鵠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明矣。說文。騶。廐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乃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卽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廐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麋羶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

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鵠巢之應也。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爲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尙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尙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真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廣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事。

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襄
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
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
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脩廢
官。此其一乎。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
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說。
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
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
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
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漁。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
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
不喪匕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

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象曰既濟享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告許而已。故其書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糴。則寇情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爲本。不自知其敝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牛繼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靡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與靡通。漢賈山傳。自下剛上。注音靡厲也。剗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飛遁

蹇卦肥遁無不利。肥字古作𦰩。與古𦰩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尙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

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佛典解易

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千逕九達。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事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橫皆十五。而丑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

禽獸可互名

益稷。曰。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爲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瞽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烝韻。而肱。輶。堯。宏。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

晉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論合歡獨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爲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誤

咎繇鍾繇二繇同音

古尚書皋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彭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爲由誤

敖誤爲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或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況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恆雨。爲狂。爲惡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憲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羣人尙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臯令印。臯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臯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

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鶴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尤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卽罷者邪。

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桎五葉。皆陽向陰。故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

太白詩誤

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披史記。子房授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爲圯。二字不應複用。

章莊詩

章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疵。終損連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閨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禿節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公冶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間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啾啾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

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閒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熒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欄。氣與天通。庾隆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盜竿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竿。韓非解云。竿也者。五聲之長也。竿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竿。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殍。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注云。澳隈也。蓁王芻也。竹蕭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蓁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箛簫。又曰。淇衛之箛。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櫓。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

異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日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爲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然觀太白詩。益見古語之妙。

煮白石

韋蘇州。潤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所以爲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爲全。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即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卽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魏志。鍾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邪。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卽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卽是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闊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翦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吾子行閒居錄。

一錢

阮孚日持一阜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汎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嫠居之善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此，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閱之而作，蓋葛可禦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弃予，則其節詭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